

## 《佛說<sup>1</sup>長阿含經》卷第十一

後秦弘始年<sup>2</sup>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

### (一五) 第二分《阿〔少/兔〕夷經》<sup>3</sup>第十一<sup>4</sup>

#### 解題

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17～18：「本經所述分二部分：

1、善宿比丘因如來不為彼現神足變化，不教彼父祕術而不於佛所修梵行；不知依佛所說法修梵行者能現神足非為不能，出要離苦非不能離。事實上佛數數為彼現神通示導而自不知。如：（1）他心示現善宿心所念。（2）記說當代有名人物——尼乾子字伽羅樓、究羅帝尼乾子、波梨子梵志等三人未來言行及遭遇，確實無誤。

2、有情世間之緣起，唯佛知之；異學誤以為：（1）眾生是梵自在天所造，（2）戲笑懈怠是眾生始，（3）失意是眾生始，（4）眾生無因而出。

佛之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、一切遍淨，非知清淨而不遍知淨。但異學房伽婆梵志，因彼見異、忍異、行異，欲依餘見入淨解脫者難可得；但使彼好樂佛心不斷絕者，則於長夜常得安樂。」

#### 一、序分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冥寧<sup>5</sup>國阿〔少/兔〕夷<sup>6</sup>土<sup>7</sup>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#### 二、正宗分

##### （一）佛欲入城乞食，於時尚早，故先至梵志園觀，等待時至

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阿〔少/兔〕夷城乞食。爾時，世尊默自念言：我今乞食，於時如<sup>8</sup>早，今宜往詣房伽婆<sup>9</sup>梵志園<sup>10</sup>觀。比<sup>11</sup>須<sup>12</sup>時至，然後乞食。爾時，世尊即詣彼園，

<sup>1</sup>〔佛說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。（大正 1，66d，n.3）

<sup>2</sup>後秦弘始年＝姚秦三藏法師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6d，n.4）

<sup>3</sup>（1）～D. 24. Pāṭika-suttanta.（大正 1，66d，n.6）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3，註 3：「長部(D. 24. Pāṭika-Suttanta 波梨經)。」

（3）清·咫觀記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卷 2：「阿〔少/兔〕夷經第十一，為房伽婆梵志說善宿比丘事，及說破世見事。」（CBETA, X74, no. 1499, p. 964, b6-8 // Z 2B:2, p. 443, d6-8 // R129, p. 886, b6-8）

<sup>4</sup>第二分阿〔少/兔〕夷經第十一＝長阿含第二分阿〔少/兔〕夷經第十一【宋】【元】。（大正 1，66d，n.5）

<sup>5</sup>（1）〔>冥寧〕～Mallā.（大正 1，66d，n.7）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3，註 5：「『冥寧』，巴利本作 Malla(末羅)。」

<sup>6</sup>〔>阿〔少/兔〕夷〕～Anupī.（大正 1，66d，n.8）

<sup>7</sup>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3，註 6：「阿〔少/兔〕夷土(Anupiyā)(巴)，城邑名。」

<sup>8</sup>如：猶乃，是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“桓公 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 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269）

<sup>9</sup>〔>房伽婆〕～Bhaggava.（大正 1，66d，n.9）

<sup>10</sup>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3，註 7：「『房伽婆梵志園』，巴利本作 Bhaggava-gottassa paribbājakassa ārāmo(房伽婆姓遊行者的園林)。」

<sup>11</sup>比＝比丘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6d，n.10）

時彼梵志遙見佛來，即起奉迎，共相問訊。言：「善來！瞿曇！不面<sup>13</sup>來久。今以何緣乃能屈顧<sup>14</sup>？唯願瞿曇就此處坐！爾時，世尊即就其坐<sup>15</sup>。」

**（二）梵志向佛重述，善宿比丘說世尊疏遠他之事**

時，彼梵志於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「先夜隸車子<sup>16</sup>善宿<sup>17</sup>比丘來至我所，語我言：『大師！我不於佛所修梵行也。所以然者，佛疎<sup>18</sup>外<sup>19</sup>我。』彼人見<sup>20</sup>向說瞿曇過，雖有此言，我亦不受。」

**（三）佛答梵志：善宿比丘何以說佛疏遠他，乃至不於佛所修梵行之因由**

**1、善宿因如來不為彼現神足通及不教「我父祕術」為由，而不於佛所修行**

**（1）善宿以為如來不為彼現神足變化**

佛告梵志：「彼善宿所言，知汝不受耳。昔我一時在毗舍離<sup>21</sup>彌猴<sup>22</sup>池側集法堂上，時此善宿來至我所，語我言：『如來外<sup>23</sup>我，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也。』我時告曰：『汝何故言：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，如來外我耶？』善宿報我言：『如來不為我現神足變化<sup>24</sup>。』

時，我語言<sup>25</sup>：『吾可<sup>26</sup>請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，當為汝現神足耶？復<sup>27</sup>當<sup>28</sup>語我：如

比：介詞。待到；等到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258）

<sup>12</sup> 須=頃【宋】。《大正 1，66d，n.11）

須：等待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246）

<sup>13</sup> 面：見；會面。……宋 蘇軾《朝辭赴定州論事狀》：“而使聽政之初，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。”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378）

<sup>14</sup> 顧：探望；訪問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358）

<sup>15</sup> 坐=座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《大正 1，66d，n.12）

<sup>16</sup> （1）隸車子=離車子【■】～Licchavi-putta。《大正 1，66d，n.13）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4，註 2：「隸車子(Licchavi-putta)(巴)。隸車：又作利車、離奢、律車、離車毗，為毗舍離城剎帝利種之族名。」

<sup>17</sup> 善宿～Sunakkhatta。《大正 1，66d，n.14）

<sup>18</sup> 疎（尸乂）：同疏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494）

疏：疏遠，不親近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494）

<sup>19</sup> 外：疏遠；排斥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148）

疏外：疏遠見外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494）

<sup>20</sup> 見：用在動詞前面，稱代自己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311）

<sup>21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4，註 4：「毗舍離(Vesālī)(巴)，為隸車族之都城名。」

<sup>22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4，註 5：「彌猴(Makkāṭa)(巴)、(Markāṭa)(梵)，池名，又作末伽吒、麼迦吒，位於毗舍離國菴羅園之旁。」

<sup>23</sup> 外：疏遠；排斥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148）

<sup>24</sup> 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 35（143 經）〈傷歌邏經〉《大正 01，651a7-16》：「世尊復告傷歌邏曰：『有三示現：如意足示現、占念示現、教訓示現。摩納！云何如意足示現？有一沙門梵志，有大如意足、有大威德、有大福祐、有大威神，於如意足心得自在，行無量如意足之功德，謂：分一為眾，合眾為一；一則住一，有知有見；不礙石壁，猶如行空；沒地如水，覆水如地；結加趺坐，上昇虛空，猶如鳥翔；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、有大威德、有大福祐、有大威神，以手捫摸；身至梵天。摩納！是謂如意足示現。」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4，註 6：「現神足變化(iddhi-pāṭihāriya)(巴)，三種示現之一。」

<sup>25</sup> 語言：告訴、囑咐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，p.220）

<sup>26</sup> 可：副詞。表示疑問。猶言是否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31）

<sup>27</sup> 復：又；更；再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032）

<sup>28</sup> 復當=汝復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《大正 1，66d，n.15）

當：通“嘗”。曾經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384）

(66b) 來當爲我現神足變化，然後我當修梵行耶？』時，善宿報我言：『不也，世尊！』佛告善宿：『我亦不語汝言：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，當爲汝現神足變化。汝亦不言：爲我現神足者，當修梵行。云何？善宿！如<sup>29</sup>汝意<sup>30</sup>者，謂如來能現神足、爲<sup>31</sup>不能現耶？我所說法，彼法能得出要，盡苦際不耶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能現神足，非爲<sup>32</sup>不能；所可說法，能得出要，盡諸苦際，非爲不盡。』『是故，善宿！我所說法修梵行者，能現神足，非爲不能；出要離苦，非不能離。汝於此法欲何所求？』

**(2) 善宿比丘以爲佛不教「我父祕術」**

善宿言：『世尊！不能隨時教我，我父祕術<sup>33</sup>，世尊盡知，悋<sup>34</sup>不教我。』佛言：『善宿！我頗曾言：汝於我法中修梵行者，教汝父術耶？汝頗復言：教我父術者，當於佛所修梵行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『是故，善宿！我先無此言，汝亦無言，今者何故作此語耶？云何？善宿！汝謂如來能說汝父祕術，爲不能說耶？所可說法，能得出要，盡苦際不耶？』善宿報言：『如來能說父之祕術，非爲不能；說法出要，能盡苦際，非爲不能。』佛告善宿：『若我能說汝父祕術，亦能說法出要離苦，汝於我法中復欲何求？』

**(3) 佛告善宿比丘：你先稱讚三寶，如人稱讚八清涼池，能令人好樂（三寶）**

又告善宿：『汝先於毗舍離跋闍<sup>35</sup>土地，無數方便，稱歎如來，稱歎正法，稱歎眾僧。譬如有人八種稱歎彼清涼池，使人好樂<sup>36</sup>：一冷，二輕，三柔，四清，五甘，六無垢，七飲無厭<sup>37</sup>，八便<sup>38</sup>身。<sup>39</sup>汝亦如是，於毘舍離跋闍土，稱歎如來，稱歎正法，稱歎眾僧，使人信樂。善宿！當知今汝退者，世間當復有言：善(66c)宿比丘多有知識，

<sup>29</sup> 如：隨順；依照。(《漢語大詞典(四)》，p.269)

<sup>30</sup> 意：意思；見解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637)

<sup>31</sup> 爲：連詞。表選擇。猶言還是，或者。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1105)

<sup>32</sup> 爲：是。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1105)

<sup>33</sup> 祕術：秘密的方法或法術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900)

<sup>34</sup> 悋(ㄌㄧㄣˋ)：同吝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549)

吝：吝嗇；愛惜；捨不得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三)》，p.242)

<sup>35</sup> (1)〔>跋闍〕~Vajjī。(大正 1，66d，n.16)

(2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06，註 1：「跋闍(Vajjī)(巴)、(Vṛjī)(梵)，種族名，佛世時有八種族聯合成立一共和國，而以隸車國為盟主。」

<sup>36</sup> 好樂(ㄆㄞˋ ㄌㄠˋ)：喜好；嗜好。(《漢語大詞典(四)》，p.281)

<sup>37</sup> 厭(ㄧㄢˋ)：厭惡。(《漢語大詞典(十二)》，p.587)

<sup>38</sup> 便：6.適合；適宜。《戰國策·趙策四》：「衣服使之便於體，膳啗使之噍於口。」12.習慣，適應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鴈門之北狄不穀食，賤長貴壯，俗尚氣力，人不弛弓，馬不解勒，便之也。」(《漢語大詞典(一)》，p.1360)

<sup>39</sup> (1)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11〈3 分別世品〉(大正 29，57c5-13)：「頌曰：山間有八海，前七名為內，最初廣八萬，四邊各三倍。餘六半半陁，第八名為外，三洛叉二萬，二千踰繕那。論曰：妙高為初輪圍最後，中間八海，前七名內。七中皆具八功德水：一、甘，二、冷，三、軟，四、輕，五、清淨，六、不臭，七、飲時不損喉，八、飲已不傷腹。」

(2)《成實論》卷 3〈38 四大假名品〉(大正 32，261b29-c4)：「佛說八功德水：[1]輕、[2]冷、[3]軟、[4]美、[5]清淨、[6]不臭、[7]飲時調適、[8]飲已無患。是中若輕、冷、軟，皆是觸入；美是味入；清是色入；不臭是香入；調適、無患，是其勢力，此八和合，總名為水。」

又是世尊所親<sup>40</sup>，亦是世尊弟子，不能盡形淨修梵行，捨戒就<sup>41</sup>俗處，卑陋行。』  
梵志！當知我時備語，不順我教，捨戒就俗。

## 2、世尊數數為善宿比丘現神通；而善宿仍認為沒為彼現神足變化之實例

### (1) 佛預說：伽羅樓自誓禁法，後盡犯之，塚間命終

#### A、善宿至伽羅樓所詢問深法義，彼不能答；善宿疑使伽羅樓生瞋恚

梵志！一時，我在獼猴池側法講堂上，時有尼乾子<sup>42</sup>，字伽羅樓<sup>43</sup>，在彼處止，人所宗敬<sup>44</sup>，名稱遠聞，多有知識，利養備具。時，善宿比丘著衣持鉢，入毗舍離城乞食，漸漸轉<sup>45</sup>到尼乾子所。爾時，善宿以深遠義問尼乾子，彼不能答，便生瞋恚。善宿自念：『我觸<sup>46</sup>嬖<sup>47</sup>此人，將無<sup>48</sup>長夜有苦惱報耶？』<sup>49</sup>

梵志！當知時善宿比丘於乞食後，執持衣鉢，來至我所，頭面禮足<sup>50</sup>，在一面坐，善宿爾時亦不以此緣告我。我語之曰：『愚人！汝寧可<sup>51</sup>自稱為沙門釋子耶？』

善宿尋報我言：『世尊！何故稱我為愚？不應自稱為釋子耶？』

我告之曰：『愚人！汝曾往至尼乾子所問深遠義，彼不能報，便生瞋恚。汝時自念：我今觸此尼乾，將無長夜有苦惱報耶？汝有是念不？』

#### B、佛告善宿：伽羅樓執七苦行，非阿羅漢

善宿白佛言：『彼是羅漢<sup>52</sup>，何緣乃有此嫉恚心？』我時答曰：『愚人！羅漢何緣有嫉恚心？非我羅漢有嫉恚心，汝今自謂彼是羅漢，彼有七苦行，長夜執持。何謂七？一、盡形壽不著衣裳；二、盡形壽不飲酒、食肉，而不食飯及與麴<sup>53</sup>麴；<sup>54</sup>三、盡形壽不犯梵行；四、盡形壽毗舍離<sup>55</sup>有四石塔<sup>56</sup>——東名憂園塔、南名象塔、西名

<sup>40</sup> 親：信任，相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339）

<sup>41</sup> 就：歸，返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575）

<sup>42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6，註 2：「尼乾子(Nigantha)(巴)，意為離繫、不繫、無結。外道名，係苦行主義者，世稱露形外道、裸形外道。」

<sup>43</sup> (1)〔>伽羅樓〕～Kandaramasuka.(Kalāramattaka. Kalāra-mattaka.)。(大正 1，66d，n.17)

(2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6，註 2：「伽羅樓(Kandaramasuka)(巴)，外道名。」

<sup>44</sup> 宗敬：尊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34）

<sup>45</sup> 轉：移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314）

<sup>46</sup> 觸：觸犯，冒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1385）

<sup>47</sup> 嬖（ㄇㄟˇ）：煩擾；擾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407）

<sup>48</sup> 將無：莫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805）

<sup>49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6，註 3：

「時，善宿比丘著衣持鉢……有苦惱報耶？」巴利本(D. vol. 3, p. 10)作：離車子善宿走進裸形外道甘達拉瑪斯迦的住所，走近了便問甘達拉瑪斯迦，彼甘達拉瑪斯迦被問而不能解答，不能解答而表現憤怒、瞋恚、不滿。因此，離車子善宿的內心起了如下之念頭：啊！真是的，我打擊了端正的阿羅漢沙門，但願我們沒有長夜的不利與痛苦！

<sup>50</sup> 禮足＝作禮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6d，n.18）

<sup>51</sup> 寧可：豈可；難道能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599）

<sup>52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7，註 5：「羅漢(arahant)(巴)，即阿羅漢，又作應供、至真、不生、殺煩惱賊，為小乘之最高果位。」

<sup>53</sup> 麴（ㄇㄟˇ）：米、麥等炒熟後，磨粉製成的乾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1023）

<sup>54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7，註 5：「『盡形壽不飲酒食肉，而不食飯及與麴麵』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9)作：yāva-jīvaṃ surā-manasā eva yapeyyaj, na odana-kummāsaṃ bhuñjeyyāṃ(願盡形壽以酒肉生活，不願食飯粥。)巴利本另外六種苦行均與漢譯本相同。」

<sup>55</sup> 〔>毗舍離〕～Vesāli。(大正 1，66d，n.19)

多子塔、北名七聚塔，盡形不離四塔，爲四苦行。

**C、佛現神通告善宿，伽羅樓未來之遭遇，命善宿去驗證世尊之記說**

**(A) 佛告善宿，伽羅樓未來之遭遇**

而彼後當犯此七苦行已，於毗舍離城外命終。譬如野干<sup>57</sup>疥癩<sup>58</sup>衰病，死丘塚<sup>59</sup>間，彼尼乾子亦復如是；自爲<sup>60</sup>禁法，後盡犯(67a)之。本自誓言：盡形不著衣服，後還著衣；本自誓言：盡形壽不飲酒噉肉，不食飯及麩麵，而後盡食；本自誓言：不犯梵行，而後亦犯；本言：不越四塔——東憂園塔、南象塔、西多子塔、北七聚塔，今盡遠離不復親近。彼人自違此七誓已，出毘舍離城，塚間命終。』

**(B) 善宿去驗證世尊之記說**

佛告善宿曰：『愚人！汝不信我言，汝自往觀，自當知耳。』

佛告梵志：「一時，比丘善宿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出城，於空塚間見尼乾子於彼命終。見已，來至我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，不以此事而語我言。

梵志！當知我爾時語善宿曰：『云何，善宿！我先所記尼乾子如我語不？』對曰：『如是！如世尊言。』

※梵志！當知我與善宿現神通證，而彼言：『世尊不爲我現。』

**(2) 佛預說：究羅帝行無義苦行，七日當脹復而命終，乃至以筆索繫挫於塚間**

**A、善宿以為究羅帝所行勝於阿羅漢之道**

又一時我在冥寧國白土之邑<sup>61</sup>，時有尼乾子，名究羅帝<sup>62</sup>，在白土住，人所宗敬，名稱遠聞，多得利養。時，我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時善宿比丘隨我後行，見究羅帝尼乾子在糞堆<sup>63</sup>上伏舐<sup>64</sup>糠糟<sup>65</sup>。梵志！當知時善宿比丘見此尼乾子，在糞堆\*上

<sup>56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8，註 1：「毗舍離有四石塔：係尼乾子四種苦行之聖地，即：憂園塔、象塔、多子塔、七聚塔(Udena cetiya, Gotamaka cetiya, Bahuputta cetiya, Sattambaka cetiya)(巴)。」

<sup>57</sup> (1)《雜阿含經》卷 47 (1264) (大正 02, 346a27-b5)：

爾時，世尊夜後分時聞野狐鳴。是夜過已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於夜後分聞野狐鳴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野狐者，疥瘡所困，是故鳴喚。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瘡者，野狐必當知恩報恩。而今有一愚癡之人，無有知恩報恩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知恩報恩。』其有小恩尚報，終不忘失，況復大恩？」

(2)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70(大正 54, 763a17-18)：「野干(梵語：悉伽羅。形色青黃，如狗羣行；夜鳴，聲如狼也；字又作射干。案子虛賦云：騰遠射干。司馬彪郭璞等注，並云：射干似狐，而小能緣木，射音夜。廣志云：巢於危巖高木也。禪經云：見一野狐，又見野干是也)。」

(3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8，註 2：「野干(sigāla)(巴)，又作豺狼。」

<sup>58</sup> 疥癩(ㄐㄟㄟㄣˋ ㄌㄞˋ)：皮膚病名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286)

<sup>59</sup> 丘塚：同“丘冢”。丘冢：墳墓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510)

<sup>60</sup> 爲(ㄨㄞˋ)：謂制定，訂立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105)

<sup>61</sup> 邑：人民聚居之處。大曰都，小曰邑。泛指村落、城鎮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576)

<sup>62</sup> (1)〔>究羅帝〕~Korakkhattiya。(大正 1, 67d, n.1)

(2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08，註 4：「究羅帝(Korakkhattiya)(巴)，人名。巴利本(D. vol. 3, p. 6)記載：裸形究羅帝(持)犬戒者，以四足行，以口就食散在地上之食物。」

<sup>63</sup> 堆=阜【宋】\*。〔\*2-1〕堆=阜【宋】\*。(大正 1, 67d, n.2)

<sup>64</sup> 舐(ㄕㄞˋ)：以舌舔物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1085)

<sup>65</sup> 糠糟(ㄎㄨㄥ ㄗㄠ)：糟糠。指粗劣的食物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239)

伏舐糠糟已，作是念言：世間諸有<sup>66</sup>阿羅漢、向阿羅漢道者無有及<sup>67</sup>此，此<sup>68</sup>尼乾子其道最勝。所以者何？此人苦行乃能如是，除捨憍慢，於糞堆\*上伏舐糠糟。

**B、佛告善宿：究羅帝所行是無義之苦行，彼非真阿羅漢**

梵志！時，我右旋<sup>69</sup>告善宿曰：『汝意<sup>70</sup>愚人！寧可自稱為釋子耶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何故稱我為愚？不應自稱為釋子耶？』佛告善宿言<sup>71</sup>：『汝愚人！觀此究羅帝蹲糞堆\*上伏食糠糟，汝見已，作是念：諸世間阿羅漢及向羅漢<sup>72</sup>者，此究羅帝最（67b）為尊上。所以者何？今此究羅帝乃能苦行，除捨憍慢，蹲糞堆\*上伏舐糠糟<sup>73</sup>，汝有是念不？』答我言：『實爾。』善宿又言：『何故？世尊！於阿羅漢所生嫉妬心？』

**C、佛現神通告善宿究羅帝之遭遇，命善宿先向彼說世尊之記說；終不異佛的記說**

**（A）佛告善宿，究羅帝未來之遭遇**

佛告愚人：『我不於羅漢所生妬嫉心，何為於羅漢所生妬嫉心？汝今愚人！謂究羅帝真阿羅漢，此人却後<sup>74</sup>七日當腹脹命終，生起屍<sup>75</sup>餓鬼中<sup>76</sup>，常苦飢餓，其命終後，以葦索<sup>77</sup>繫<sup>78</sup>，挫<sup>79</sup>於<sup>80</sup>塚間。汝若不信者，可先往語之。』

**（B）善宿向究羅帝說世尊之預言，令彼事前預防；最終仍不異佛的記說**

時，善宿即往詣究羅帝所，說言：『彼沙門瞿曇記汝：却後七日當腹脹命終，生起屍餓鬼中，死已以葦索繫，挫於塚間。』善宿復白<sup>81</sup>：『汝當省<sup>82</sup>食，勿使彼言當也。』梵志！當知時究羅帝至滿七日腹脹而死，即生起屍餓鬼中，死屍<sup>83</sup>以葦索繫，挫於塚間。爾時，善宿聞佛語已，屈指計日，至七日已。時，善宿比丘即<sup>84</sup>往至裸形村中，到已，問其村人曰：『諸賢！究羅帝今何所在？』報曰：『已取命終。』問曰：『何患命終耶？』答曰：『腹脹。』問曰：『云何殯送？』答曰：『以葦索繫，挫於塚間。』

<sup>66</sup> 諸有：所有，一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，p.265）

<sup>67</sup> 及：比得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635）

<sup>68</sup> 此=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〔\*2-2〕堆=阜【宋】\*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3）

<sup>69</sup> 旋：回轉；旋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608）

<sup>70</sup> 〔意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4）

<sup>71</sup> 〔言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〔\*2-3〕堆=阜【宋】\*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5）

<sup>72</sup> 羅漢=阿羅漢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〔\*2-4〕堆=阜【宋】\*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6）

<sup>73</sup> 糠糟=糟糠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7）

<sup>74</sup> 卻後：猶過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540）

<sup>75</sup> 起屍：見“起尸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085）

起尸：亦作“起屍”。使死人復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085）

<sup>76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0，註 2：「『生起屍餓鬼中』，巴利本作 Kalakañjā nāma asurā sabba-nihīno asura-kāyo tatra upapajjissati（再生為名為卡拉干佳的阿修羅眾中，最下賤的阿修羅。）」

<sup>77</sup> 葦索：用葦草編成的繩索。古代民俗，年節時以之懸掛門旁，以祛除邪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492）

<sup>78</sup> 繫〔丁一、〕：拴縛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024）

<sup>79</sup> 挫（一、）：牽引，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439）

<sup>80</sup> 於：介詞。至，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573）

<sup>81</sup> 復白=語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8）

<sup>82</sup> 省：視察；察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170）

<sup>83</sup> 屍=已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9）

<sup>84</sup> 〔即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7d，n.10）

**D、善宿驗證世尊之記說；究羅帝語善宿：你常不信世尊所說，故不得善利**

梵志！時，善宿聞此語已，即往塚間。欲<sup>85</sup>至未至，時彼死屍竝動膝脚，忽爾<sup>86</sup>而蹲，時彼善宿故前到死屍所，語言：『究羅帝！汝命終耶？』死屍答言：『我已命終。』問曰：『汝以何患命終？』死屍答言：『瞿曇記我：七日後腹脹命終；我如其言，至滿七日，腹脹命終。』善宿復問：『汝生何處？』屍即報言：『彼瞿曇所記：當生起屍餓鬼中；我今日<sup>87</sup>生起屍餓鬼中。』善宿問曰：『汝命終時，云何殯送？』屍答曰：『瞿曇所記：以葦索繫，挫於塚間；實如彼言：以葦索繫，挫於塚間。』時，(67c)死屍語善宿曰：『汝雖出家，不得善利。瞿曇沙門說如此事，汝常不信。』作是語已，死屍還臥。

梵志！時，善宿比丘來至我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，不以此緣語我。我尋語曰：『如我所記，究羅帝者實爾以不？』答曰：『實爾，如世尊言。』

※梵志！我如是數數<sup>88</sup>爲善宿比丘現神通證，而彼猶言：『世尊不爲我現神通。』

**(3) 佛預說：波梨子**

**A、波梨子梵志自說：我可與世尊共現神通**

佛告梵志：「我於一時在獼猴池法<sup>89</sup>講堂上，時有梵志，名曰波梨子<sup>90</sup>，在彼處止，人所宗敬，名稱遠聞，多有利養，於毘舍離大眾之中，作如是說：『沙門瞿曇自稱智慧，我亦智慧；沙門瞿曇自稱神足<sup>91</sup>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門瞿曇得超越道，我亦得超越道。我當與彼共現神足：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；沙門現二，我當現四；沙門現八，我現十六；沙門現十六，我現三十二；沙門現三十二，我現六十四，隨彼沙門所現多少，我盡當<sup>92</sup>倍。』

**B、善宿告世尊入城乞食時，聽到波梨子所言：我可與世尊共現神通變化**

梵志！時，善宿比丘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見波梨梵志於大眾中作如是說<sup>93</sup>：『沙門瞿曇自稱智慧，我亦智慧；沙門瞿曇自稱神足<sup>94</sup>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門瞿曇得超越道，我亦得超越道。我當與彼共現神足：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；沙門現四，我當現八，乃至隨沙門所現多少，我盡能倍。』時，善宿比丘乞食已，來至我所，頭面禮，一面坐，語我言：『我於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時聞毘舍離波梨子於大眾中作是<sup>95</sup>說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；沙門瞿曇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，瞿曇現一，我當現二，乃至隨瞿曇所現多 (68a) 少，我盡能倍。』具以此事而來告我。

<sup>85</sup> 欲：將要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六))，p.1442)

<sup>86</sup> 忽爾：忽然；突然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七))，p.426)

<sup>87</sup> 今日＝命終已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7d，n.11)

<sup>88</sup> 數數：屢次；常常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五))，p.507)

<sup>89</sup> 法＝側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7d，n.12)

<sup>90</sup> [＞波梨子]～Pāṭika-putta。(大正 1，67d，n.13)

<sup>91</sup> (1) 神足＝有神足【宋】\*【元】\*【明】\*。(大正 1，67d，n.14)

(2)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1，註 9：「波梨子(Pāṭika-putta)(巴)，住於毗舍離城之一裸形外道。」

<sup>92</sup> 當＝能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7d，n.15)

<sup>93</sup> 說＝言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7d，n.16)

<sup>94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2，註 1：「『神足』，巴利本作 iddhi-pāṭihāriya(神通變化)。」

<sup>95</sup> 是＝如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7d，n.17)

**C、世尊記說：波梨子不捨此語等，來者彼頭當破為七分；或就不能來世尊所**

我語善宿言：『彼波梨子於大眾中不捨此語，不捨此見，不捨此慢，來至我所者，終無是處。若彼作是念：我不捨此語，不捨此見，不捨此慢，而至沙門瞿曇所者，彼頭即當破為七分。欲使彼人不捨此語，不捨見慢，而能來者，無有是處。』

**(A) 佛告善宿：自知波梨子未來之行為，亦有天人告知；並命善宿前往告波梨子**

**a、佛如實知波梨子未來之行為，亦有天人告知**

善宿言：『世尊護口，如來護口。』佛告善宿：『汝何故言：世尊護口，如來護口？』善宿言：『彼波梨子有大威神，有大德力，脫<sup>96</sup>當<sup>97</sup>來者將無現<sup>98</sup>世尊虛耶？』佛告善宿：『如來所言頗有二耶？』對曰：『無也。』又告善宿：『若無二者，汝何故言，世尊護口，如來護口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世尊為自知<sup>99</sup>見<sup>100</sup>彼波梨子？為諸天來語？』佛言：『我亦自知，亦諸天來語故知。』

**b、天人告世尊，波梨子未來之行為**

此毘舍離阿由大將，身壞命終，生忉利天，彼〔如>〕來語我言：波梨梵志子不知羞慚<sup>101</sup>，犯戒妄語，在毘舍離，於大眾中作如是誹謗言：阿由陀<sup>102</sup>大將身壞命終，生起屍鬼中。然我實身壞命終，生忉利天<sup>103</sup>。波梨子我先自知，亦諸天來語故知。』

**c、命善宿前往告波梨子**

佛告愚人善宿：『汝不信我言者，入毘舍離，隨汝唱之，我食後當往<sup>104</sup>詣波梨梵志子所。』

**(B) 善宿告知眾多婆羅門等和波梨子，佛將詣波梨子所；波梨子自生恐懼，不還本處**

**a、善宿告知眾多婆羅門、沙門等，佛將詣波梨子所**

佛告梵志：「時，彼善宿過其夜已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時，彼善宿向毘舍離城中眾多婆羅門<sup>105</sup>、沙門<sup>106</sup>、梵志<sup>107</sup>，具說此言：『波梨梵志子於大眾中說如此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；沙門瞿曇有大威力，我亦有大威力；沙門瞿曇有大神足，我亦有大神足；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，乃至沙門隨所現多少，  
(68b) 我盡當倍。而今沙門瞿曇欲詣彼波梨子所，汝等眾人<sup>108</sup>盡可詣彼。』

**b、善宿告知波梨子，佛將至汝所；波梨子自生恐懼，不還本處**

<sup>96</sup> 脫：連詞。假使，萬一。表示假設。(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1294)

<sup>97</sup> 當：連詞。相當於“儻”、“倘若”。表示假設。(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1384)

<sup>98</sup> 現＝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8d，n.1)

<sup>99</sup> 〔知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8d，n.2)

<sup>100</sup> 知見：看見，知道。(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1524)

<sup>101</sup> 羞慚：羞愧。((《漢語大詞典(九)》，p.165)

<sup>102</sup> (1)〔>阿由陀〕～Ajita。(大正 1，68d，n.3)

(2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3，註 7：「阿由陀(Ajita)(巴)，為隸車族之大將。」

<sup>103</sup> 〔>忉利天〕～Tāvātimsa。(大正 1，68d，n.4)

<sup>104</sup> 往＝如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8d，n.5)

<sup>105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4，註 2：「婆羅門(brāhmaṇa)(巴)，印度婆羅門教之司祭祀者。」

<sup>106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4，註 3：「沙門(samaṇa)(巴)，勤修止息煩惱之意。不論外道或佛弟子，凡出家求道者皆稱之。」

<sup>107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14，註 4：「梵志(paribbājaka)(巴)，為一切出家外道之通稱。另又指修習婆羅門法者。」

<sup>108</sup> 眾人＝大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，68d，n.6)



時，波梨梵志在道而行，善宿見已，速詣其所，語言：『汝於毘舍離大眾中作如是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沙門瞿曇，隨所現神足多少，我盡當<sup>109</sup>倍。瞿曇聞此言，今欲來至汝所，汝可速歸。』報言：『我當歸耳！我當歸耳！』作此語已，尋<sup>110</sup>自惶懼<sup>111</sup>，衣毛爲豎，不還本處，乃詣道頭波梨梵志林<sup>112</sup>中，坐繩床上，愁悶迷亂。」

**（C）佛與眾多梵志等詣波梨子所；遮羅梵志前去喚波梨子，當歸本處；最終仍不歸**

佛告梵志：「我於食後與眾多隸車、沙門、婆羅門、梵志、居士<sup>113</sup>詣波梨子住處，就座而坐。於彼眾中有梵志名曰遮羅，時眾人喚彼遮羅而告之曰：『汝詣道頭林中語波梨子言：今眾多隸車、沙門、婆羅門、梵志、居士盡集汝林。眾共議言：梵志波梨<sup>114</sup>於大眾中自唱此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瞿曇隨現神足多少，我盡能倍。沙門瞿曇故來至汝林中，汝可來看。』

於是，遮羅聞眾人語已，即詣道頭林語波梨子言：『彼眾多隸車、沙門、婆羅門、梵志、居士盡集在汝林，眾共議言，梵志波梨子於大眾中自唱此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沙門瞿曇現神足，隨現多少，我盡能倍。瞿曇今在彼林中，波梨今者寧<sup>115</sup>可<sup>116</sup>還也？』爾時，波梨梵志即報遮羅曰：『當歸！當歸！』作是語已，於繩床<sup>117</sup>上轉側不安。爾時，繩床復著其足，彼乃不能得離繩床，況能行步至世尊所？

**（D）遮羅梵志無法使波梨子回；換頭摩隸車子欲前往**

時，遮羅語波梨言：『汝自無智，但有空聲爲言：當歸！當歸！尙自不能離（68c）此繩床，何由能得至大眾所？』責波梨子已，即還詣大眾所，報言：『我以持眾人聲，往語波梨子。彼報我言：當歸！當歸！即於繩床上動轉其身，床即著足不能得離。彼尙不能離其繩床，何由能得來到此眾？』爾時，有一頭摩隸車子<sup>118</sup>在眾<sup>119</sup>中坐，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臂，長跪叉手，白彼眾\*言：『大眾小待，我今自往將<sup>120</sup>彼人來。』」

**（E）佛告頭摩隸車子：波梨子不捨此語，欲使他來至佛所，無有是處**

<sup>109</sup> 當＝能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8d，n.7）

<sup>110</sup> 尋：不久；接著；隨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288）

<sup>111</sup> 惶（尸又尤ノ）懼：恐懼，驚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661）

<sup>112</sup> （1）道頭波梨梵志林～Tindukkānu-paribhājaka-ārāma.，＝道頭婆梵志林【宋】，＝遁頭婆梵志林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8d，n.8）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4，註 7：「道頭波梨梵志林（Tindukkānu-paribhājaka-ārāma）（巴）。」

<sup>113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4，註 8：「居士(gahapati)(巴)，謂居家之修道者。」

<sup>114</sup> 梨＝梨子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8d，n.9）

<sup>115</sup> 寧：猶言豈不，難道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599）

<sup>116</sup> 可：應當，應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31）

<sup>117</sup> 繩床：一種可以摺疊的輕便坐具。以板為之，並用繩穿織而成。又稱“胡床”、“交床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028）

<sup>118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6，註 1：「『一頭摩隸車子』，巴利本作 aññatara Licchavi-mahāmatta（一隸車族之大臣）。」

<sup>119</sup> 眾＝大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〔\*10-1〕眾＝大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8d，n.10）

<sup>120</sup> 將：帶領；攜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805）

佛言：「我爾時語頭摩隸車子言：『彼人作如是語，懷如是見，起如是慢，欲使此人來至佛所，無有是處。頭摩子！正使<sup>121</sup>汝以革<sup>122</sup>繩重繫，群牛<sup>123</sup>共挽<sup>124</sup>，至彼身碎，彼終不能捨如是語、如是見、如是慢，來至我所。若不信我言，汝往自知。』

**(F) 頭摩隸車子聽佛勸告後，仍前往波梨子所，並舉喻斥責波梨子，但言無實**

**a、頭摩隸車子聽佛勸告後，仍前往波梨子所，欲令彼歸本處**

爾時，頭摩隸車子故<sup>125</sup>往至波梨子所，語波梨子言：『眾多隸車、沙門、婆羅門、梵志、居士盡集汝林，眾共議言，梵志波梨子於大眾中口自唱言：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沙門瞿曇現其神足，隨所現多少，我盡能倍。瞿曇沙門今在彼林，汝可還歸。』爾時，波梨子即報言：『當歸！當歸！』作是語已，於繩床上動轉其身，爾時繩床復著其足，彼乃不能自離繩床，況復行步至世尊所！

**b、頭摩隸車子聽舉「作獅子的野干」為喻，斥責波梨子**

時<sup>126</sup>，頭摩語波梨子言：『汝自無智，但有空聲為言：當歸！當歸！尚自不能離此繩床，何由能得至大眾所？』

頭摩復語波梨子曰：『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。乃往久遠有一師子<sup>127</sup>獸<sup>128</sup>王在深林中住，師子清旦初出窟時，四向顧望，奮迅三吼<sup>129</sup>，然後遊行擇肉而食。波梨子！彼師子獸\*王食已還林，常有一野(69a)干<sup>130</sup>隨後食殘，氣力充足便自言：彼林<sup>131</sup>師子竟是何獸，能勝我耶？今<sup>132</sup>寧可獨擅一林，清旦出窟，四向顧望，奮迅三吼，然後遊行，擇肉而<sup>133</sup>食耶？彼尋獨處一林，清旦出窟，奮迅三吼，然後遊行，欲<sup>134</sup>師子吼<sup>135</sup>，作野干鳴。波梨子！汝今亦爾，蒙佛威恩，存生<sup>136</sup>於世，得人供養，而今更與如來共競。』時，頭摩子以偈責數曰：

『野干稱師子，自謂為獸王，欲作師子吼，還出野干聲。

獨處於空林，自謂為獸王，欲作師子吼，還出野干聲。

跪地求<sup>137</sup>穴鼠，穿塚覓死屍，欲作師子吼，還出野干聲。』

頭摩子<sup>138</sup>告曰：『汝亦如是，蒙佛恩力，存生於世，得人供養，而今更與如來共

<sup>121</sup> 正使：縱使；即使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五)》，p.302)

<sup>122</sup> 革〔《𠂔》〕：加工去毛的獸皮。(《漢語大詞典(十二)》，p.178)

<sup>123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416，註3：「『羣牛』，巴利本作 go-yuga(牛車之軛)。』

<sup>124</sup> 挽〔《𠂔》〕：拉；牽引。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623)

<sup>125</sup> 故：副詞。尚；還；仍然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五)》，p.427)

<sup>126</sup> 〔時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8d，n.11)

<sup>127</sup> 〔>師子〕~Sīha。(大正1，68d，n.12)

<sup>128</sup> 獸=鹿【宋】\*。〔\*13-1〕獸=鹿【宋】\*。(大正1，68d，n.13)

<sup>129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416，註7：「『奮迅三吼』，巴利本作 vijambhitvā……tikkhattum sīha-nādaṃ naditvā(奮立……三度咆哮出獅子吼)。伸腰擡頭打哈欠謂之奮迅、奮立。』

<sup>130</sup> 〔>野干〕~Sigāla。(大正1，68d，n.14)

<sup>131</sup> 林=休中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1)

<sup>132</sup> 今=我今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2)

<sup>133</sup> 〔而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3)

<sup>134</sup> 欲=欲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4)

<sup>135</sup> 吼+〔而〕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5)

<sup>136</sup> 生=存【宋】。(大正1，69d，n.6)

<sup>137</sup> 求：尋找；搜尋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五)》，p.897)

競。」

**（F）頭摩隸車子呵責波梨子已，還詣大眾；世尊向大眾說法，示教利喜**

時，彼頭摩子以四種喻，面呵責已，還詣大眾，報言：『我以持眾人聲喚波梨子，彼報我言：當歸<sup>139</sup>！當歸\*！即於繩床上動轉其身，床即著足不能得離。彼尚不能自離繩床，何由能得來到此眾？』爾時，世尊告頭摩子言：『我先語汝，欲使此人來至佛所，無有是處。正使汝以革繩重繫，群牛共挽，至身碎<sup>140</sup>壞，彼終不肯捨如是語、如是見、慢，來至我所。』梵志！時，我即與彼大眾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於彼眾中三師子吼，身昇虛空，還詣本處。」

**（四）佛告梵志：唯佛能知沙門等，不正確之見解；並詳說其緣起**

**1、一切世間，非梵天所造之因由**

**（1）沙門、婆羅門皆言：一切世間，梵天所造**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言：『一切世間，梵<sup>141</sup>自在天<sup>142</sup>所造。』<sup>143</sup>我問彼言：『一切世間實梵自在天所造耶？』彼不能報，還問我言：『瞿曇！（69b）此事云何？』

**（2）佛釋因由**

我報彼言：『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，有餘眾生命盡行盡，從光音天<sup>144</sup>命終乃更生餘空梵處<sup>145</sup>，於彼起愛，生樂著心，復欲使餘眾生來生此處；其餘眾生命盡行盡，復生彼處。

時，彼眾生自作是念：我今是大梵王，忽然而有，無作我者。我能盡達諸義所趣，於千世界最得自在，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為人父母。我先至此，獨一無侶，由我力故，有此眾生，我作此眾生。彼餘眾生亦復順從，稱為梵王，忽然而有，盡達諸義，於千世界最得自在，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為人父母。先有是一，後有我等，此大梵王化作我等。

此諸眾生隨彼<sup>146</sup>壽終來生此間，其漸長大，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<sup>147</sup>，出家為道。彼入定意三昧<sup>148</sup>，隨三昧心<sup>149</sup>憶本所生<sup>150</sup>，彼作是語：此大梵天忽然而有，無有作者，

<sup>138</sup> [子] — 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, 69d, n.7)

<sup>139</sup> 歸=還【宋】\*【元】\*【明】\*。〔\*8-1〕歸=還【宋】\*【元】\*【明】\*。(大正 1, 69d, n.8)

<sup>140</sup> 碎=破【宋】。(大正 1, 69d, n.9)

<sup>141</sup> [ >梵 ] ~Brahmā。(大正 1, 69d, n.10)

<sup>142</sup> 自在天~Issara。(大正 1, 69d, n.11)

<sup>143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9，註 4：「此語為外道之說法，謂天地萬物皆由梵天之所造作。」

<sup>144</sup> (1) [ >光音天 ] ~Abhassara。(大正 1, 69d, n.12)

(2)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9，註 5：「光音天(Ābhassara)(巴)，位於色界第二禪天，此天無音聲，而以淨光代替言語。」

<sup>145</sup> (1) [ >空梵處 ] ~Suñña Brahma-vimāna。(大正 1, 69d, n.13)

(2)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19，註 6：「空梵處(suñña Brahmavimāna)(巴)，空虛梵宮。」

<sup>146</sup> 彼=後【宋】【元】，=命【明】。(大正 1, 69d, n.14)

<sup>147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1：「三法衣：出家者所著之三種袈裟，即：安陀會、鬱多羅僧、僧伽梨。」

<sup>148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2：「『入定意三昧』，巴利本作 tathārūpaṃ ceta-samādhī phusati(體驗如此心定)。」

<sup>149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3：「『隨三昧心』，巴利本作 samāhite citte(於入定之心)。」

<sup>150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4：「『本所生』，巴利本作 pubbe nivāsaṃ(本所住處)。」

盡達諸義，於千世界最得自在，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爲人父母。彼大梵天常住不移，無變易法，我等梵天所化，是以無常，不得久住，爲變易法<sup>151</sup>。

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門、婆羅門以此緣故，各言：彼梵自在天造此世界。

梵志！造此世界者，非彼所及，唯佛能知；又過此事，佛亦盡知。雖知不著，苦、集、滅、味、過、出要，如實知之，以平等觀無餘解脫<sup>152</sup>，名曰如來<sup>153</sup>。」

## 2、戲笑、懈怠非眾生始之因由

### (1) 沙門、婆羅門皆言：戲笑、懈怠是眾生始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作是言：『戲笑懈怠是眾生始』。<sup>154</sup>』我語彼言：『云何汝等實言：戲笑懈怠是眾生始耶？』彼不能報，逆問我言：『瞿曇！此事云何？』

### (2) 佛釋因由

時我報言：『或有光音眾生喜戲笑懈怠，<sup>155</sup>身壞命終，來生此間，漸漸長大，剃除鬚髮（69c）髮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<sup>156</sup>入心定三昧。以三昧力識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彼餘眾生不喜戲笑，常在彼處，永住不變；由我等數喜戲笑，致此無常，爲變易法。』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門、婆羅門以是緣故，言戲笑是眾生始，如是佛盡知之，過是亦知，知而不著，已<sup>157</sup>不著，苦、集、滅、味、過、出要，如實知之，已\*平等觀無餘解脫，名曰如來。」

## 3、失意非眾生始之因由

### (1) 沙門、婆羅門皆言：失意是眾生始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言：『失意<sup>158</sup>是眾生始』。<sup>159</sup>』我語彼言：『汝等實言：失意是眾生始耶？』彼不知報，還問我言：『瞿曇！此事云何？』

### (2) 佛釋因由

我語彼言：『或有眾生展轉相看<sup>159</sup>已，便失意，由是命終，來生此間，漸漸長大，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入心定三昧<sup>160</sup>，以三昧力識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如彼眾生以不展轉相看，不失意故，常住不變；我等於彼數數相看已，便失意，致此無常，爲變易法。』

<sup>151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5：「『無常，不得久住，爲變易法』，巴利本作 *aniccā addhuvā asassatā appāyukā cavana-dhammā*（無常的、不堅固的、不久住的、少壽的、壞滅之法）。」

<sup>152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7：「無餘解脫：有餘、無餘新譯為有餘依、無餘依。依，指有漏的依身；餘，指殘餘的惑業煩惱。若生死之惑業已盡，而有漏依身的苦果猶存，稱為有餘涅槃；反之，生死之惑業既盡，而有漏依身之苦果亦滅盡無餘，則稱為無餘涅槃。已全然脫離有漏依身之惑業而獲得自在解脫者，稱為無餘解脫。」

<sup>153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8：「『如實知之……名曰如來』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32) 作 *yad abhijānaṃ tathāgato no anayaṃ āpajjati*（如來如此證悟而不陷入過失災禍）。」

<sup>154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9：「『戲笑懈怠是眾生始』，巴利本作 *khiddā-padūsikaṃ ācariyakam aggaññaṃ*（耽戲是古傳的世界起源說）。」

<sup>155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0，註 10：「『光音眾生喜戲笑懈怠』，巴利本作 *khiddā-padūsikā nama devā*（名為耽戲的諸天）。」

<sup>156</sup> 便＝彼便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1，69d，n.15）

<sup>157</sup> 明校譌曰已當作以，下同。（大正 1，69d，n.16）

<sup>158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1，註 13：「『失意』，巴利本作 *mano-padūsika*（心穢）。」

<sup>159</sup> 看：觀賞；賞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180）

<sup>160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（一）》，頁 422，註 1：「心定三昧：與定心三昧、定意三昧為同字之異譯。」

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門、婆羅門以是緣故，言失意是眾生始，如此唯佛知之，過是亦知，知已不著，苦、集、滅、味、過、出要，如實知之，知<sup>161</sup>已平等觀無餘解脫，故名如來。」

#### 4、我非無因而出之因由

##### (1) 沙門、婆羅門皆言：失意是眾生始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言：『我無因而出。』我語彼言：『汝等實言，本無因出<sup>162</sup>耶？』」

##### (2) 佛釋因由

彼不能報，逆來問我，我時報曰：『或有眾生無想無知，若彼眾生起想，則便命終來生此間，漸漸長大，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入心定三昧。以三昧力識本所生，便<sup>163</sup>作是言<sup>164</sup>：我本無有，今忽然有；此世間本無，今有，此實餘虛。』如是，梵志！沙門、婆羅門以此緣故，言無因出，唯佛知之，過是亦知，知(70a)已不著，苦、集、滅、味、過、出要，如實知之，已平等觀無餘解脫，故名如來。」

##### (五) 佛告梵志：弟子入淨解脫，遍知一切淨，非不遍知淨

佛告梵志：「我所說如是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：『沙門瞿曇自稱弟子入淨解脫<sup>165</sup>，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，不遍知淨。<sup>166</sup>』然我不作是說：『我弟子入淨解脫，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，不遍知淨。』梵志！我自言：『我弟子入淨解脫，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，一切遍淨。』」

是時，梵志白佛言：「彼不得善利，毀謗沙門瞿曇言：『沙門自言：我弟子入淨解脫，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，不遍知淨。』然世尊不作是語，世尊自言：『我弟子入淨解脫，

<sup>161</sup> [知] — 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, 69d, n.17)

<sup>162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22，註 3：「『無因出』，巴利本作 adhicca-samuppanna(無因生)。」

<sup>163</sup> 便=彼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, 69d, n.18)

<sup>164</sup> 言=語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1, 69d, n.19)

<sup>165</sup> (1)《長阿含經》卷 9 (10 經)〈十上經〉(大正 01, 56a14-19)：「云何八證法？謂八解脫：色觀色，一解脫；內無色想，觀外色，二解脫；淨解脫，三解脫；度色想，滅瞋恚想，住空處，四解脫；度空處，住識處，五解脫；度識處，住不用處，六解脫；度不用處，住有想無想處，七解脫；度有想無想處，住想知滅，八解脫。」

(2)《中阿含經》卷 24 (97 經)〈大因經〉(大正 01, 582a17-29)：「復次，阿難！有八解脫，云何為八？色觀色，是謂第一解脫。復次，內無色想外觀色，是謂第二解脫。復次，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，是謂第三解脫。復次，度一切色想，滅有對想，不念若干想，無量空處，是無量空處成就遊，是謂第四解脫。復次，度一切無量空處，無量識處，是無量識處成就遊，是謂第五解脫。復次，度一切無量識處，無所有處，是無所有處成就遊，是謂第六解脫。復次，度一切無所有處，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，是謂第七解脫。復次，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想知滅解脫身作證成就遊，及慧觀諸漏盡知，是謂第八解脫。」

(3)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18 (9 八法品) (大正 26, 443a26-b6)；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84 (大正 27, 434b15-23)

(4)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23，註 6：「淨解脫(subha vimokha)(巴)，長阿含第十經十上經(佛光一·三四六)謂淨解脫為八解脫之第三解脫。另據清淨道論(Vism. vol. 1, p. 176)所載：八勝處之第三、四、五勝處證得淨解脫。」

<sup>166</sup> 《佛光阿含藏·長阿含經(一)》，頁 423，註 7：「『沙門瞿曇……不遍知淨』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34)作 Samaṇo Gotamo evam āha : Yasmiṃ samaye subhaṃ vimokkhaṃ upasampajja viharati, sabbam tasmim samaye asubhan t'eva sañjānātiti.(沙門瞿曇如此說：當成就淨解脫而住之時，在那時了知一切不淨。)」

成就淨行，彼知清淨，一切遍淨。』

又白佛言：「我亦當入此淨解脫，成就淨行，一切遍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欲入者，甚爲難也。汝見異、忍異、行異，欲依餘見入淨解脫者，難可得也。但使汝好樂佛，心不斷絕者，則於長夜，常得安樂。」

### **三、流通分**

爾時，房伽婆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